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



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略等書以慮十數家傳攷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以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

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 聖祖 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 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濶百家邪說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 嘉祐 治平以前廊廟之計暮縉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



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耆朮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彝琮璧不足以便用而錯然前程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遽述至于黼黻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盤而盡得之真哉 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 啟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

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啓發天聰緝熙 聖德者何可勝旣窮闔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旣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略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早遊 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于此旣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于



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  
里橐其書而後之忘其道涂之艱羈旅之苦也  
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  
之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泐則君旣列之篇  
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眞其  
序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  
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  
以載其言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

也集猶緯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  
郡志成於嘉泰之初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  
載蓋略備矣至若名卿鉅儒之論述騷人詞伯  
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夫碑碣所志楹  
壁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盛麗而志  
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年謂  
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  
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爲我輯之李君旣承命  
則退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  
爲四十卷而公括田廩士之本末與郡人所編



島夷志則別為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大法主於關教化存典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集成而某至竊以謂為此邦之吏者不可以此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績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其能自安乎為此邦之士者不可亡此書蓋凡前脩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桀度也有一節焉之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漱濯其芳潤抑不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為此州建

明施置以幸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戊寅十月甲子建安真某序

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于都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夸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



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後之雖琴亦鄭衛矣  
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  
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饑  
寒留落困悴無慘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  
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  
定林酌寒泉而拊修竹長夫忻然爲鼓一再行  
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宕  
而不流淒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  
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  
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衆矣顧  
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  
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爲之歌曰古音  
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  
自戰國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娛衆所棄  
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方爲園具子所  
耻兮霜風脩脩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  
兮予將俟子於仙游從子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



壽夫亨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則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未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推利顛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萬桂社規約序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歎曰嘗知飢

者可與語耒耨之利嘗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

功否則以為漫然而已憶余初貢于鄉家甚貧

辛苦經營財得錢萬囊衣笈書疾走不敢停至

都則已憊矣此再舉鄉人迺有為所謂過省會

者人入錢十百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

親友之贖始舍徒而車得以全其力於三日之

試遂中選焉故自轉輸江左以迄于今每舉輒

助錢二十萬示不忘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爾

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

約其為益又可知也蓋紓其行以養其力一也



無休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勾貨以養其節三也  
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  
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為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  
百有奇濂溪楊公所以嘆其不如莆之盛也林  
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  
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為勸駕之  
官而未能復續食之制竊有愧焉姑捐庫緡五  
萬佐之且以為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  
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也凡鄉閭有義舉皆  
勇為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

傳景裴文編序

清源傳君景裴以所為文編史說視予予孰復  
而歎曰盛哉傳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  
學為兄祐正臣一傳而為忠肅再傳而為至樂  
又再傳而樞密大坡之弟兄文章錄前後相望雖  
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傳氏之學雖本於獻  
簡公而草堂先生季公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  
之文為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  
蚤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  
又出於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



自襁褓能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  
染不習而熟其然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  
樞密公於建安時景裴統六七歲娛戲其親之  
側肩自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如  
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爲可羞也  
已雖然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  
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不可以  
無師而大坡者真景裴之師也予昔徜徉盤谷  
竹隱間聆公餘論蓋濟岱典刑之舊伊洛源流  
之正萃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爲當師也予盍歸  
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余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  
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卧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  
門之域者將期年于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  
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  
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  
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主之門者也酒數行作  
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  
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



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子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

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爲害而未克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蓋亦感勵奮發如去蝨賊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爲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



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予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爲予筮得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爲予筮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無不利夫誠出於中曰孚無心之感曰咸爲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而重卜信哉其不誣

孫生名守榮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徃徃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盲于心者聞余方買田以養矜寡廢疾之在吾上者感然歎曰守榮盲故念人之盲也其將歸發其橐聚同類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榮一筮師耳能因已之疾而悼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有力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焉存心其所濟不旣多乎予重其術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以遺之

感應篇序

代外舅作



感應篇者道家做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  
義出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  
遂故常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  
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  
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  
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  
者不能悟而解也顧以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  
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捐金齎鏤  
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  
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

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為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  
為感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發也人之一  
心虛靈洞徹衆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  
其既發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  
亦各以其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於  
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  
首章注義最為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  
涉於幼恠者要皆為警愚覺迷而設余固未暇  
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嘆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  
華自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收藝以至器用之末  
何莫不然姑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  
爲篆再變而爲隸又變而爲眞行變之極爲草  
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姿態百出古意蕩  
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竒偉不常予  
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  
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  
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  
甚少愛而說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  
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與此予之  
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予第  
行當必有知予者紹定元年十月余君將之東  
瀾書以遺之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輩爲稱首予謂負輩  
第能知升沉脩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  
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蓋其言曰胸中正則眸  
子瞭然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又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晬然見於面盎於背觀人之法



盡於此矣。癩溪錢生風鑒甚高，更當於此具一  
隻眼。若但能知升沉脩短而已，則非予敢知學  
易齋書。

贈顧涇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顯於一而  
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  
者也。上下數千年間，能兼而通者，唯管公明郭  
景純、李淳風、僧一行數人而已。豈不艱哉！廬陵  
顧君涇，邃於陰陽五行之學，以之占天則神，以  
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術名者，未有能過之者。

也。予乙酉趨朝，遇之於衢。梁君見謂曰：公之此  
行，不滿百日當歸，而果然。蓋其驗如此，非神而  
能之乎？後四年，謁予粵山之下，相與論考卜因  
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  
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藏骨之地，屬其有東瀨  
之後，故書此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  
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歛然自下，願聞為學之  
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



猶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  
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  
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  
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  
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  
以中庸經旣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  
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  
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  
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  
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  
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不居齊慄如對神明  
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  
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  
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  
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  
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  
爲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



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竒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經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為古文不幸齋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為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

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闕其秘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間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為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



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  
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  
哉君之於學既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  
及博參於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  
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  
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  
君之四子名干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  
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  
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曰建安真某序

傳樞密文集序

觀文殿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  
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為三十八卷以視某  
曰先兄平生為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  
其可傳者謹第錄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  
亾他嗜好獨耽耽文字間居常誦書日以寸為  
程當沉酣痛快時至不知飢渴寒暑其初志蓋  
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  
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沈鬱既極有力者始  
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墨致  
位高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



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復泯泯不揚是重不幸也吾兄嘗知子子其為我序而傳之可乎其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新進士上謁請問作文之灑公不鄙而教之甚至其略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劇讀而精甄之則射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惜其時尚少所問者科目之文而已今觀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乎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郎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雍公亦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澗蓄日以富笑談戲劇輒成文章至其為詩有三百餘韻者昔雲龕先生述王初寮之文有曰幽耿透射若貫珠隙明麗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之文亦云雖然此猶其少作若應用云爾晚登朝廷議宗廟大典禮援據駁析出入經史百子衮衮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也則公之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宣城一書意慮懇款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為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



悉欲治其在我者以竦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  
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傳會  
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  
自負要不錄錄蓋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  
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睛腦立朝與行已本末  
要可攷此其為志何如耶一不幸用非其時生  
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昔之君子寧坎壈其  
身不肯少溷其跡以合於世其不以是夫顧念  
昔者獲後公游距今裁二十年趨來溫陵墓木  
拱矣撫念疇昔為之慨然故於竹隱之命不敢  
固辭而叙其槩于篇首使覽者致詳焉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  
相望其他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  
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  
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群巘之  
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  
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  
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  
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入名



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况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己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為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頽洞交至迭起之變俟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為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庫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



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始余為護漕使者聞江上之邑有繁昌焉曰是必其民殷而俗阜稱是名者也屬歲大侵予躬出按視舟行過蕪湖數十里望濱江居民廬舍

以百數舟人指曰此繁昌縣也余舍舟而登眺其人窮餒困瘠甚於他邑其市區列肆荒涼岑寂有淮甸之風予竊異之曰豈歲凶使然耶父老愀然曰吾邑在承平時幾萬家田利之入霈乎其有餘魚蝦竹蒿柿栗之饒以自給無不足者南豐魯公之記具存可覆也建炎盜起邑剽於兵開禧之後旱蝗相乘天實為之尚奚咎若夫無旱蝗無兵盜而吾蚩蚩之氓常若不安其生何哉賦有常期墮掌爭先斂有常日以羨為賢饒涎如川猛令如虎火猶可遙斃更殺我



余聞而太息曰賦歛之苛慘於兵盜貪黷之威  
烈於旱蝗宜其昔以繁昌名而今以窮悴告也  
吁此非長人者之責而誰居余友湯仲能擢進  
士第始吏於繁昌將行求一言以別仲能勇於  
為善者也余故以昔之所聞於父老者告焉夫  
仲能主簿爾民之感憂愉樂非其所得專然猶  
之玉馬所韞之山土木晶潤况其職可以及人  
者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若余之行事不  
足為子道者獨念日去溫陵時嘗以治泉得失  
問於郡僚李公晦公晦曰君為政三年其可以

無愧者二盡已之忠與不息之誠是已余雖感  
懼不敢當然居官臨人要以二者為本蓋一  
毫不自盡不足以言忠一念不相續不足以言  
誠已未忠而覲人之我從已未誠而責物之應  
我天下無是道也余方日夜以思求進乎此而  
未獲者故願仲能之勉之也書來鐔川問嘗所  
聞於朋友者其試以是質之嘉定十三年五月  
朔建安真德秀書

張仁父字序

張君以其名宗玉謁字於余余為取戴氏記溫



潤而澤之義字之曰仁甫且告之曰子知余所  
以命字之指乎夫仁者五常之首萬善之源其  
體具其用博未易以究言也吾子業於醫姑即  
子所知者言之可乎鑿經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前輩大儒先生以為最善名狀者也蓋血氣周  
流止所萬鬲雖一髮膚之末無不切諸心門節  
脉理壹不通焉四支之大且若無與於我者也  
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則  
反是焉大哉仁乎上焉用之鑿天下者良相也  
下焉用之以醫疾者良工也禹稷阿衡視人飢  
溺與弗獲其所者由已使之仁於鑿天下者也  
秦緩盧醫扁鵲起沉痾而生仁於鑿疾者也史  
言善鑿者能洞視五藏世常疑之夫仁存於心  
萬里雖遠如在目睫孰謂仁於鑿者不能窺五  
藏之微哉今吾以是命子其屬於若者厚矣且  
子之未嫻於鑿也詎能無疾其望於人何如也  
今人以疾求我夫何異音者以疾求人邪能存  
是心則其察必精其用必仁斯不辱吾字矣仁  
甫讀岐伯伊尹之書通五運六氣之學其心又  
樂於濟人者故余為之序以勉之



送偶然居士序

鄭君彥祥名瑞浦城邑西里人也善錦囊玉函之術始余謀定吾親及更定吾兄若吾婦氏挾圖書矜技能以登吾門者無慮什伯數卒之管吾親之封於銀山之麓者彥祥也遷吾兄若吾婦氏之柩於屏山之陽桐山之塢者又彥祥也邑之士聞之曰偶然爾彥祥聞之亦笑曰是誠偶然也鄉吾求之而弗獲獲之而莫吾售者雖自以為功得乎夫既幸而獲之又幸而主人惟吾之聽而吾之術得用焉此非偶然何哉因自

號曰偶然居士余謂彥祥之言謙矣然觀世之士有術業同知慮同而措之於事則成壞中否輒異者豈誠有工拙哉偶不偶故爾莊生有言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泮統泮泮統固其所也封者非偶然乎德感於天誠乎乎物事之至難者也昔之君子固有弭難弭之蓄馴難馴之暴而退焉自貶歸之於偶然者夫退焉自貶不足以損其功而抵以重其美謙之所以有終吉也且凡世之役情於物者得之則哆然以喜不得則蕭然以懼夫是以冰灰雜糞



而胸中必須臯之寧焉惟有道之士視物之徠如浮雲其去也如墮甌一付之天而莫留吾情夫焉往而不自得邪彥祥之智未足以及此予特取其言若弗自銜者故書以贈之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予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為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昇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

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夔與物異故必如克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貶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弗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狼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為貴孟子以為



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  
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  
珠擲璧之喻冠徠服狙之戒讀者為稟然動色  
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幾三  
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  
未必不眡以為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醜而棄  
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  
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于潭徵予言以為贈予方

端憂不能言也顧嘗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  
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  
之則曰俗囂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  
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黃  
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對乎其文而駁乎其  
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  
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  
司為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  
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  
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



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今而能懔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闇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後後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効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治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為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充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友本

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邈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蘄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人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况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巳雖然有道焉惟母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母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今能行於其身



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後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于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 詠古詩序

達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龍其君德莊所作也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今吾德莊所賦遇得意處不減二公至若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門理義之秘則雖前世以詩自雄者猶有慙色也蓋德莊少而學詩微詞奧旨旣以洞貫而又博參於諸老先生之書沉酣反覆不止其涵泳又故蘊積豐權度



公故美刺審有本固如是也雖然德莊於此豈直區區較計已陳之得失哉憫時憂世之志以自發則一寓之於詩善善極其褒冀來者之知慕也惡惡致其嚴冀聞者之知戒也名雖詠古實以諷今此孤臣猷猷之心人見其優游而和平不知其殷憂憤歎而至於啜泣也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賢君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惜惜之語廩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亾凡日接

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末蕩心而溺志者幾希矣今德莊之作倘幸為太師氏所采陳之王前歌工樂史朝吟夕諷其所啓悟感發顧豈少哉夫春秋推見至隱善觀人者察其所安德莊之詩於前史所取或貶而絀之至悠悠之談所共實議者或乃明其不然是豈苟異者邪少正之誅匡章之辨衆惡之察鄉原之譏有不得與俗同者聖賢原情之公心春秋誅意之大法也世之儉夫鄙人姦媒閃賧自謂足以誑當世惑方來而不知高明閔達之



士洞見肝萬筆誅字撻曾以道情死者有知將  
恨其不及生而改也存而可改者獨奈何其自  
棄哉嗚呼斯言悲矣其孰識余之衷情也夫君  
名字德莊達齋其自號云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鄭山叅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  
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  
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  
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  
巖巖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淵

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其英華發外之盛而  
不知其本有在也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閣門  
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內祠彭公予郡公  
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見  
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  
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虜奔盟中外騷  
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內批予  
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  
右者奏雖寢然當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  
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



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僿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既獻鬻化曹之鋒退居却掃者十有四年 嘉定初起為

內相俄輔大政向來儻輩凋喪略盡而公歸然獨存遂為一代文宗其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念昔校藝南宮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達旦其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為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為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治以集序見命某何敢辭建安真某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序

送蕭道士序

大江以西天下多名山處玉笥則其尤也按道家言是爲梁蕭子雲脩鍊昇真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復攷矣余在豫章時考按圖書慨然有高舉遠遊之思念將上印綬于朝凌大江陟西山欵旌陽之廬窺洪崖之井繇葛峯以歷玉澗溯章水而登崆峒之顛出麻源道樵川然後歸而自休焉事顧有大謬不然者越三年



湘中又二年而召假塗清江郡人張元德邀余  
為閭阜之行垂命駕弗果則所謂玉筍者固無  
因而至焉蓋前後數年再躡江西之境而四五  
名山者迄不獲寄一迹其間吁可恨矣今年憊  
卧于招鶴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筍來見者眡其  
謁則氏蕭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雲之裔也  
耶鄉吾欲遊玉筍而不可得今見後玉筍來者  
得問此山亾恙則吾志亦愜矣因留之山房數  
與語而又知其能琴與詩也余於絲桐之奏蓋  
所喜聞而有未忍者獨索其詩讀之則皆愜然

清絕非吸沆瀣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  
秀傑者其鍾於人必異因吾子襟韻之不凡益  
以信玉筍之為奇觀也必矣雖然有疑焉子之  
名中而字默也豈非以多言為誡耶予聞伯陽  
氏之為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故學之者  
亦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  
今子戒於言而歸之默善矣顧未能以琴與詩  
焉是知多言之害而未知多藝之累也子默道  
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養吾之心而吾本無  
心雖終日彈而曰未嘗彈可也詩以暢吾之情



而吾本無情雖終日吟而曰未嘗吟可也琴未嘗彈與無琴同詩未嘗吟與無詩同曾何累之有哉予曰子之言達矣遂書以爲東歸之贈寶慶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序

余素不善書詩與序旣成以授筆史書之視子默之色若有不懌然者予友金華王子文整偶留西山慨然爲余書之筆力清勁可喜予文不足道安知不藉是以傳乎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征徐凡三月思所以爲治

人之術者曰吾惟致審於寬嚴之間乎蓋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又從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繼日焉居一日悚然而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



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  
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  
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  
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  
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  
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  
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媿此吾固有  
之良心而非由外錄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  
之亾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  
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

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  
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  
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  
人其庶矣乎余之有得於是十年矣間以語人  
鮮或不笑其迂者予友陳君端父獨聞而善之  
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為邑於瀾東訪予以所宜  
先者予曰子忘余疇昔之言乎夫仁義足以包  
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子蓋聞而善之矣  
請復以是為獻可乎端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  
謂存之使勿失養之亾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



敬而已矣蓋敬者所以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弊者也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氣象也藹然而溫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敬以存之俾止須臾之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具動焉而仁義之用行吾見子之民將游泳德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則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予之言迂益甚矣子之交遊執友有其迂與余類者其試以是質之

陳君端父之宰武義也

貳卿真先生序以寵其行自然不肖亦辱惠教觀其本仁義以為治政之方即持敬以為存心之要皆公得之學問驗之躬行而發見之辭章非飾藻績以為工者比也率是以往雪霜質質中還此天地春將復有嘆而詠詠而誦者武義之民其幸哉或者聞而請曰大學言為人君止於仁文公以為止者必至於是不而不遷之意子男之邦視民最親有君道焉則曰愷悌父母也曰若保赤子也曰平易近民也稽之於古有成說矣公以義並言得無他意乎自然應之曰仁為體義為用義者



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也切故已之體之也至痒痲疾痛若已隱憂則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強梗必鋤常恐擾民嘉政苛令是刻是革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義也而皆所以為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為政之本不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為政之用由是觀之大學言仁而義已在中公無言仁義實深得大學之旨有異乎哉且獨未讀中庸乎哀公問政也夫子告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若專於仁矣而仁之為人義之為宜必以是終焉

語其本則全體是仁語其用則無一非義有異乎哉以是說私質於公公曰子言正合我意子其發明以補某不足武義君心醇而氣和與之處終日不見其喜怒之色蓋天資厚於仁者知所以為仁必知所以為義矣苟徒悅近似之名不究精微之蘊則煦煦之恩流於姑息豈大學止於仁之謂哉因次其語并以薦之武義君儻未棄絕他日為政之先後次第尚當從君一一請之丙戌臘月望後二日黃自然拜手敬書



黃叔通自鳴集序

東溪黃行之叔通吾鄉耆年宿學也博涉圖史多識前代舊聞其爲文園熟演亮若便於進取者顧落落無所耦貧賤不能家今年數七十有八矣娛戲翰墨筆力未嘗少衰然大抵皆不平鳴也或謂其剛心勇氣頗折於困躓之途侈詞溢語間及於庸瑣之吏以是爲叔通病吁倔強如韓退之且不免爲芻粟僕賃故詘節於頤君牙輩叔通其何尤雖然退之可瀆處在論天旱疏諫佛骨表不在與頤君牙書君子觀人要知所擇也然叔通雖羈窮甚能以時命自委故其詩有曠達可喜者予以是取之寶慶三年中和節西山居士真某希元書

送劉伯諄宰江寧序

余友劉君伯諄將爲邑於江寧以予嘗使于茲土也問其所以爲政者焉予謂君之少也受學于家庭其長也又嘗游於大儒先生之門而熟其言行所謂修己治人之方講之悉矣比年後事四方所至客諸侯之幙其於民情之隱伏田里生齒之利疚察之無不盡矣顧艱艱焉惟余



之間推此念也即聖賢臨事而懼之心也夫百  
善之源起於競惕衆慝之本萌於怠肆君以是  
心而臨百里之民吾知其有哀恫而無忿疾也  
必矣敬者仁之所以存未有敬而不仁亦未有  
仁而不本於敬者也今之議者猥曰江寧之為  
邑其民樸以愿其俗儉以質仕而寓於其土者  
少焉田而賦者以時訟而噐者空焉今之為邑  
未有易於江寧者也吁盍亦思其所以難者乎  
秣陵為今東都而以君所治言之則其附庸者  
也昔尹鐸之在晉陽不忍繭絲其民噓嚅休息

迄成保障之勢而董安于之經營斯邑也下至  
嗇之苦楹之質且為備豫百年計焉蓋鐸之心  
厚民如身而安于之心卹公室如其私故異時  
賴之以保其國今之東都非昔之晉陽乎然則  
以江寧視江寧幾於易矣以晉陽視江寧則其  
撫柔綏輯之功其可苟易云哉伯醇勉之雖由  
今之勢未得以為安于而以鐸自任則奚古今  
之異吾將見海內之人譁然一詞曰先生有子  
吾州有人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門機雲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知吳興三沈皆以德業爲時聞人樞密諱與求尚書諱介而副樞諱夏其貶錢塘之族彌有光焉然樞密嘗入直禁林屢當大詔令尚書繇詞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矧映簡冊士大夫多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天子分符捲簾盡天下要劇處貳機庭建宣闕俱犖犖有成鞅掌意其不屑於文字間也寶慶初元公之孫昌言來丞南浦始出公家集銀刻以

傳片言疇字皆鑿鑿適用迂論二十篇專陳時病洞見根元至其感物興懷恣容娛戲課園之作王子淵之儉約也蛛網之榆柳羅池之三戒也雖非規規摹倣前人而筆力雄放自與之合何君一銘叙事有紀法足以伸忠直而挫姦諛浴佛放生譏訶時俗陋妄尤爲有補世教公之於文瑰偉震耀如此顧弗用是名世豈非爲事業所拚與嗟夫文辭末也事業本也邇令公平生用力僅在筆墨蹊徑中不過與詞客騷人角一日之譽則亦何貴之有惟其以實學見實用



以實志起實功卓然有益於世而又聞之以君子之文於是爲可貴爾誌稱公之執政也張說以恩倖進爲右府長官同列多媚承之惟公巖然中立論議不少詘竟力請去位嗚呼此非所謂古大臣者邪然則文固於公爲細事事業亦其粗欲知公盛節者要必有考乎此集名四益者蓋公之自號所居齋云

### 送楊日靖序

上臨御之四年有詔鎮江太守楊侯建太督府于淮之左侯拜命悚然曰閩外之事余方思所

以自力閩內之治可復櫻吾之知慮哉聞族子日靖之賢將命以爲己子且付之家政焉日靖過予告行余謂父子君臣之義一而已矣夫廣陵重地也元或重寄也內以馭群雄外以扞二虜又今之重事也朝廷合三重以屬於侯是知侯之才且賢爲能勝其任也竊意侯之受命也必將兢兢焉如履履水慄慄焉如奉槃水唯恐其墜且覆也以扶持王室自許以掃清中原自誓不忍其遺憂君父也以諸葛丞相集衆思廣慮益爲心不敢是其所獨是也以呂定公臨事



十思爲戒不敢忽其所易忽也忠足以貫神明  
而言足以服夷貊義足以激將士而惠足以保  
邊氓夫如是則事君之道盡而報國之責塞侯  
之功名事業且將日新而無窮然則子之事侯  
又將若何而可耶曰以侯之所以事君者而事  
侯斯得之矣蓋侯之選於宗族而以命子亦猶  
朝廷之選於藩翰而以命侯也侯不敢不盡其  
忠以副 上之託子其可不盡其孝以副侯之  
託乎君親一致也家國一體也子能勝侯之家  
事猶侯之能濟國事也雖然亦豈易爲力哉在  
易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夫能幹父之蠱者譽之  
所歸也子往哉敬焉以持子之身勤焉以樹子  
之學庶乎其有進矣子與楊侯交之久而好之  
篤者也故於子之行深致其惓惓之意焉欲侯  
之成功以慰吾君父之望欲子之 德以慰侯  
之望也夫父前而子名者禮也余於子名而告  
之亦禮也子其思之而勉之而敬以終之則予  
之志也夫

黃子厚詩後序

右穀城翁詩五卷凡四百九十餘篇晦庵先生



嘗稱其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而序  
篇之作傷其阨窮不遇以死辭尤悲焉意翁之  
為詩淒涼掩抑必有甚於人之悲翁者今觀其  
自叙有曰予年逾知命寒饑日深今歲以來飢  
困尤劇嗚呼士而寒且饑可謂天下之至窮矣  
方且自念古人貧而有德已獨亡德而貧嗚呼  
仰慕顏曾於千載之上而自警之詩曰先聖有  
遺訓憂道不憂貧繼之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  
由馴每念古人事終夜嘆以呻則翁之所憂非  
貧也道也昔之詩人阨窮弗耦者其能有是乎  
夫士必知命然後能安乎貧賤必知道然後能  
忘乎貧賤知命者不違乎天者也知道者樂乎  
天者也讀翁之詩而推其志雖未能忘乎貧賤  
然亦可謂安之矣至其以顏曾為可慕而嘆克  
已之未能是蓋有志乎道者非徒委之命而已  
也然世之人知誦其詩者甚少矧有能知其志  
者耶昔之君子生而窮死而通者有矣翁歿今  
三十餘年曾未有知之者是猶其生之窮也雖  
然翁之生也不以窮自悼而吾徒方相與追悼  
其窮又豈翁之心耶翁之甥陳君以莊字敬叟



少學於翁為詩詞皆酷似其舅隸古行章往  
往迫真今年五十而家日貧方賣文四方以活  
妻子豈為翁之學者其窮例當如是耶然敬叟  
未嘗以窮自沮方收拾翁遺書出入必俱昔晦  
庵先生以許生閱得翁詩文之多喜而序之敬  
叟所藏皆真蹟尤可寶恨先生不及見而猥以  
示余余豈能重翁之詩者予之邑有賢大夫方  
訪求翁之作而未獲予其為大夫出之必有以  
發輝震耀而久其傳者非獨翁之遭為可賀其  
亦足以少伸敬叟涓陽之思也夫

周敬甫晉評序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  
之學其致一也近世顧析而二焉尚評世變者  
指經術為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學為陋於是分  
朋立黨之患興而小人乘之藉以為併中庸者  
之術甚可畏也嗚呼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  
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用而論語所紀微而  
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泰伯文王之為  
德三仁之為仁子產之惠下莊子之勇莫不具  
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



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  
以及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  
理也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  
舉者用也然則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  
其得為道之大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  
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近世本統不明人  
各以其好尚為學譚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  
于朝則以出入為黨讎吁學所以為斯世用也  
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以旣斯世  
其又何賴乎夫理不達諸事其弊為亾用事不

根諸理其失為亾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  
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  
氏之史發為評論往往與聖人褒貶之意合夫  
讀史而訂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余閱  
而嘉之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古人心術有未  
易以迹断者敬甫其於六經語孟之微旨益熟  
復而深思焉使是非非瞭然於胸中推之以  
考前代失得與當世利疚將有如權度槩量之  
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理之未始不宜於  
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他日吾將



於子乎有攷也

釣臺江公文集序

釣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  
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  
子陵不肯為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脩然濁世  
之表萬物莫能撓江公間關從士四十餘年至  
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為當世憫笑豈子  
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幾以驪黃觀馬非能  
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  
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

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  
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  
未易以迹斷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察也所  
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江公之仕  
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  
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  
結人主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以臣子難逢  
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鄉善而志未決元  
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  
歧途也公懇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



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說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為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柰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壽大蔡建炎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愧於子陵也寶慶三年公之諸孫澗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釣臺棄意著刻之郡齋書采謂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近世張宣公實為之序引貌焉小子何敢復云至他所為文又多出於笑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譏其冗蕪任筆不根至理則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矣故不復道獨惟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者以告于史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尚有攷乎此是歲八月壬申建安真序

送張元顯序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為委之



命均爾然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何哉  
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  
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  
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工於推筭者衆  
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焉死生福禍繫之  
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吾惟盡吾所  
當為以聽其自至其順乎天孰大焉非益乎以  
回之仁仁揀於貧且夫以距之不仁凶害其富  
且壽惠迪未必吉而從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  
可也其恃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由前之說聖人  
之道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說則雖為獨夫不難  
也然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括蒼張君元顯五  
行家之巨擘者也予欲其勉人以母命之恃而  
惟命之安故為之說如此張君其亦謹所以言  
也哉西山翁書

送高上人序

道一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  
萬法為空儒之教以萬法為實惟其以為實也  
故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常恐錙銖不盡其道  
惟其以為空也故以大倫為假合人世為夢幻



漢焉不以旣祭諸心道之不同以是焉耳釣臺高  
上人予之方外友也間嘗與語及此上人曰吾  
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以萬法為空也  
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旣委心空寂矣  
不知所謂真實者果焉在耶盍一日自言少喪  
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  
又將治精舍於其側以思親名之予竦然曰此  
即子之真實心地也子而知此則知大倫之非  
假人世之非幻矣昔唐元嵩師以其先人之葬  
未返厥土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  
取之謂為釋之知道者且曰釋之書有大報恩  
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世之誕慢者雖為其  
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聞元師之事而  
其心迺與之合是心也從何而有哉予其即事  
而參焉則行住坐卧皆光明發見時也世間萬  
法盡在是矣世傳賢沙黃蘗捨棄父母事緇徒  
以為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  
以訂學佛者滅親亂倫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  
為題其後以詒觀者

送周知錄之官序



建陽周君鼎亨為平江獄掾將行過予請曰治  
獄之官自昔難之今地在近畿而臺府鼎立又  
益難也以其之不敏而居三難願聞所以自免  
者余曰子之所謂難者非以情偽之微曖而弗  
易知乎又非以怨誅之易騰而上下之志未易  
合乎若是者信乎其難也已然吾子於此將患  
其難而求其愧於已邪抑將憂其難而求無拂  
於人也昔之君子惟民命之重故於聽獄也悉  
其聰明致其忠愛若戚嗟隱痛之在已凡為是  
者求其愧吾心焉耳若夫毀譽之在人喜愠違

從之在上有不惶卹者予觀漢唐之盛以治獄  
著者不越數人若張廷尉寒伯奇徐有功其最  
也廷尉事寬仁之主守職以爭殆不其難若伯  
奇則既難有功則尤難者也然二子不以其難  
自沮抗詞極辯弗悟弗止賴以全活者不知幾  
人二子卒亦自全凶害夫不顧其身之死而拯  
人於必死仁者猶樂為之况其利或有輕於死  
者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仁  
焉而忠於其長與立朝焉愛其君一理也理非  
有二心其可有二乎今日之不阿其長即異時



不欺其君之心也雖然此豈可以頰舌為哉鐘  
一也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韞諸中固  
不能閱諸外也吾子將求獲乎上其必以積誠  
為本欤誠者何戚嗟隱痛視之由已之謂也常  
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守必確發於中者真純  
而篤至則人將望子之眉睫而有動焉雖亡俟  
乎言可也今之所難安知其弗為易邪周君曰  
然遂書以贈紹定元年十月丙午同郡真  
序

贈歐陽可夫序

歐陽處士可夫以聽声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  
有問余曰聽声與相形異乎予曰人之類一也  
而哲愚豐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  
濁故為哲愚氣有盈縮故為豐悴氣有深淺故  
為脩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  
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也雖然觀人之高低  
猶覘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上也望車旗視  
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於著者易而察諸微者  
難此聽聲之所以為妙歟然則因聲而觀人其  
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  
數不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  
氣養移體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  
富貴貧賤不安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  
柔明闇安於所稟而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  
夫術神而辭辯有問者以是語之庶乎其有益  
客曰然退筆之以為送歐陽處士序

贈羅一新序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夫身窮若  
指諸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

自其成象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  
五材是皆一而已矣其氣則有陰陽之別其實  
則有剛柔之異而其流行運動則或綱緼而醇  
釀或偏駁而舛雜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有際  
槁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窒焉造物豈有  
意於豐嗚呼哉各隨其所值焉爾然富貴貧賤一  
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為無所用吾力者也  
至於柔強明闇雖或不同繇學以反之皆可造  
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  
於其不可易者往往求多於分劑之表而於可



致其力者顧漢焉不以槩諸心非惑歟羅君方  
薰游閩浙間有訊於予者其試以是質之當必  
有與予言合者紹定己丑六月壬寅學易齋書  
送陳宗望序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  
輒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  
嘗竊嘆世之人於所不必肖者常責其必肖而  
於所當肖者或未嘗求其肖焉何哉夫所為慕  
寫形貌者特以識壯老之容而已似焉則喜  
其或未深似焉吾之妍蚩醜好固無與

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之曰天下之良  
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凡其名者責  
其實顯其藝者勸其工故畫雖小技必以肖為  
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吾之生有甚當肖者亦  
嘗思之否乎夫父乾母坤而為之子原其所受  
之理未有一毫之不相似者利害汨其真欲惡  
遷其神於是天人之分始離矣甚者形存而理  
喪去庶物無幾焉豈其初之固然邪夫知繪其  
形之當肖而不知有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  
惑邪予晚而知學方惴惴焉懼不得為天地克



肖之子而陳君乃寫予陋質以示其肖邪否邪  
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嘆者語之嗚呼知余說  
者可與論務內之學矣紹定二年七月甲申西  
山翁真某書

日湖文集序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為文也  
昔河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曰枚數而評  
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  
文治君子哉思三其文深以與至於猶也狂也  
奪也詭也皆以一言蔽其為人夫文者技之未

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邪抑堂愚之雲和  
之器不生茨棘之林儀鳳之音不出烏鳶之口  
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婉典謨儷風雅以希  
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人之  
文元氣也聚為日星之光耀發為風塵之奇變  
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眡其  
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  
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勁嫚肆者以莊語  
輕躁者以確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  
不能折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



中庸沈涵六藝咀其菁華則其形著亦不可揜  
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  
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于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  
德廣業亦自此進况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  
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真積之力而區區  
以一市儂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寬洪而養以  
靜厚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於書以  
所不觀而充喜聞理義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  
畫而勇腴豐衍寔似其為人自少好爲詩詩晚  
釋政塗優繇里社凡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徧

真率之集倡酬迹發忘袞服之貴而浹布常之  
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觀公之文者其  
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初某將試詞學科見遺以  
詩所期甚遠蓋其辱知也舊矣歲在己卯以文  
編見寄于溫陵屬使序引念公方與聞大政不  
敢劇爲也歲月颺馳距今十稔而雲門之木拱  
矣公之子逢辰又數徵前諾掛劔之誼其敢有  
忘輒論次其說如此蓋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  
學文之士知所本云集凡若干卷紹定二年九  
月甲申建安真 序



贈華相士序

華仁仲以相與奕遊縉紳間或謂之曰夫二者於工為賤工於技為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嗜仁仲笑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且子亦識其所自起乎洙泗於人察其所安孟氏亦云眸子是觀足不步目不存體昔人於此知其將斃執玉之容一傲一卑昔人於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之相也不求諸貌而求諸心不闕其形而闕其神嬉怡微笑斌媚可親吾獨識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女吾

獨許其孔武推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以用人分立畫并有能始之經野溝封倉籙成之車徒卒乘羅布徒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關中為基力扼榮陽而項籍以亾入洛鳴鼓委梁絕饑而吳楚以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邇之攻而遠是圖必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全勢而偏及弗計要其大成而小勝勿爭推吾之法可以禦敵不惟禦敵可以滅敵吾法之妙若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異乎聞者撫然曰昔之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法今



吾於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傑

送鄭炎震序

三衢鄭君炎震今護漕陳公甥也陳公將指吾  
閩適盜起汀邵間方牙孽時州縣不之制居數  
月勢張甚當事者往往喜為媒蔽獨公與常平  
使者數以實論諸朝語甚切天子與大臣始具  
知賊猖獗狀於是改命能者付以討捕事而禁  
衛士與江淮諸軍亦次第而出渠首相繼請命  
其負固不服者合銳師攻之鄭君又能以其舅  
氏之命徧勞諸將替其筆畫賊朝夕平而君委  
之以歸予謂昔之君子與人同患而不尸其功  
類若此顧今汀若邵之境釜魚穴蟻尚有假息  
者招捕使方親指賊巢如君之材從容幙府正  
其所也行矣一省松楸亟鞭馬而南遂訖斯事  
使人人稱嘆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顧不偉歟

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為田筆為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  
重均爾然製作之法墨為最難予友楊伯起挾  
此技游四方得者寶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  
為予言烟欲浮而輕膠欲老而微均調揉治不



失其劑量然後吾墨以成雖然是直其獮耳至  
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能評也  
嗚呼技之進於道若是乎雖然是墨也作之難  
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  
而出一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則黍  
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  
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狼則豸也然則  
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說以告吾徒之用此  
墨也

送吳正叟序

詩曰卜云其古終然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  
蓋謂有之矣括若吳正叟兼此二技見稱士林  
間或云命不可以力而移地可以求而得是不  
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  
獲皆命也人力烏乎與哉謂命不可移是矣謂  
地爲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可移者存而  
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求此聖賢  
之所嘆惜也正叟將爲江湖間遊求一言以別  
於是乎書



送南平江守序

南平故漢巴渝地至唐猶以獠名我朝元豐中聲教遠浹始即其地置軍焉百三十四年間浸以道德薰以詩書斌斌焉與東西州等矣紹定四年冬予友江叔文往爲之守將行請曰南平地雜民夷有赤子龍蛇之異擾而馴之政未易也將何以教我予惟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嘗令靖之永辛即倅靖廉白清簡人便安之以其治靖者治南平直易易爾顧弗自足而求助於余此樂正子

好善之心孟氏所謂優於天下者也雅以治人何鄉弗可獨南平乎哉然嘗竊嘆古之爲政者變戎而華今之爲吏者驅民而狄昔者箕子八條之化孔子九夷之居皆聖人事吾不敢以律後世若錫光任延漢守將爾於交趾能興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不曰變戎而華乎今之饕餮吏羅布郡縣細者爲蠹爲蚋以嗜人之膚大者爲楔偷爲鑿齒以血人之顛以物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蒿然喪其樂生之志而甘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不曰驅民而



狄乎故為政者厚視其人雖戎而華可也以薄  
待其人則雖民而狄弗難矣循其本而思之為  
吏者不自狄其身然後能不狄其民蓋黷貨而  
忘義者狄也喜殺而徇仁者狄也以中國之士  
大夫為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為以異於狄亦何  
怪其民之狄哉予方疾當世之吏寤吾民於狄  
故曰君之請而一吐之僕以為然則願風示屬  
縣之為吏者使皆懋於仁而聲於義不亦可乎  
叔文曰然遂書以贈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治學始  
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實興廢上以是  
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  
可已面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  
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為害  
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  
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  
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冗苟求  
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遠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  
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



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買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為何事而遽安於此邪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顓主於是也其是克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為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為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脩德益擗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君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為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序

論語發微序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亾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躰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



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  
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  
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它所論有即身  
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  
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  
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  
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  
先哉東嘉陳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  
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  
生以來闡幽析微亾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  
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  
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  
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曰  
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  
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  
自得者此其為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  
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  
尚赫之哉

送張宗昌序

大道隱而百家之學興人各以其所長爭務焉於



世太史談劉歆所叙至與儒者並列夫儒道之大猶天地也百家衆技之流則穹壤間一物爾可儕而論之邪談歆所叙蓋失之矣而後之學者遂謂吾所知者道它非吾屑也不知陰陽卜筮皆易之支流餘裔微而百工之事亦聖人實爲之一能一藝莫非世用所急而一切薄陋之可乎括蒼張宗昌曜之幼嘗涉獵書傳以貧不得盡力而於洞林之要指錦囊之秘訣秦扁治療之法甘石巫咸之占皆究心焉甚哉其富於技也以吾道律之固不免致遠恐泥之譏而就

其所長亦有不可廢者紹定三年冬招捕使陳公提師出劔汀間曜之寔從用其推占之術曰某日出師某日破賊其應若響答然它如相地如治疾又皆予嘗試而驗者然則曜之所能其可以小道廢之乎雖然以曜之之敏晤使獲畢力于學其所就詎止於此良可惜也然曜之雖貧能遣其子負笈從師文辭日贍以蔚是將變方技爲儒者之門又可喜也回其行序以勉之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揚二先生



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後陳相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關河洛爲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况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獨嘖然思廣其所聞東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躡其言平澹而少竒其守据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



不得為游揚而且將為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

國朝舊法以戶長督賦輸迨熙寧中行催役法未幾又行保甲法始罷戶長而令保丁催租於是戶長之役移之保丁矣元豐末議改新法始復募戶長給雇錢受庸於官而任奔走之責此法之至善者也紹聖之初復行催役始以保長督賦輸於是前日所以責戶長今以責

保長矣夫戶長役人也保長保甲也保甲之役本以譏盜而責以它役可乎然是時猶以戶長錢給之雖失初意而未大失也其後錢既而後給而役如初近世官吏鮮復究知本末例也為役人比較鞭笞不復顧卹予之所憐分閭也數與州縣爭曰彼非受庸者也奈何以斯役視之乎然戶長錢既以上供前日之雇法未易遽復保長督賦遂為不可瘳之疾予之東而湖之南每聞其代輸之苦至亦流離庸丐轉死溝壑輒為蹙然媿不能有以拯之也而吾聞乃



獨無之故議者徃徃指為僥倖自予之歸田里  
使者之欲置保長者一邑令之欲置者二予每  
爭之或曰天下一家也它道有之閩中獨無可  
乎予曰此蘇文忠公所謂左臂既病而右臂何  
為獨全者也且閩中之與諸道異者奚止是哉  
以酒酤則無權以山園則不征以邸肆營運則  
無和買九若是者皆優於它道 聖朝之所為  
加惠者豈非以其山谷多而腴田少民力窮悴  
不可與諸道例論乎必欲盡寬諸道之民則復  
元祐之舊鑄上供之額舉天下皆募戶長給之

錢以代保長之役上也苟不獲已則姑循近制  
閩中一路仍用耆長而勿置保長次也若以諸  
道為皆有而不容閩中之獨無創意更置以一

縣言之歲當弊中下戶以什伯數

且如浦城縣

歲兩科保長當破

家者百四十四人合一道而言之可勝計邪此

不仁之尤無次矣因覽宗博葉公所輯本末輒  
為書之編首後之君子其尚體 淳熙天子閔  
仁元元之心與前後諸賢所以更相維持之意  
毋輕議變法非獨全閩人之命亦所以布 阜  
陵德澤於無窮也葉公名武子字誠之學道愛



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閒處眠人之休戚猶  
在已故於此尤致意云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  
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膺仕然  
後為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  
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  
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  
燠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  
畏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

者故陟岵鳩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謫天以自  
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  
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  
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  
來不可必今日策名膺仕而後為親榮則昔之  
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  
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推斯立  
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為仁可以為義可以事  
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麗地  
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



思秋風萼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與處斯立於  
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  
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  
賜第 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  
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  
故序以為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恩  
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于朱子之所用力  
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

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論  
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  
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  
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  
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体况今之  
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  
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  
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  
其全而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於玉集  
註其圭璧學瑣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



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  
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徃徃弗同  
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  
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酌權量  
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  
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  
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  
以此書觀于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  
知聖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  
既以鏤諸梓而俾其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

末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旣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  
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  
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  
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  
善皆繇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  
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  
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  
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



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為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為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体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為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字郭道人序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今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邪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清者勁者為陽濁者軟者為陰從則上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即陰陽而視疆劣吉凶判矣非惟字畫為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筮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為然自吾一心之正衰推而至於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問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為吉凶者

故命志道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



學著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  
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  
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䟽逖  
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  
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  
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  
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  
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曰使長與治  
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沈天  
官弗私予矣居民有瀦養民有政歛民有制刑

民有典舉天下疲瘵惇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  
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  
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  
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  
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  
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  
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  
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旣惇儒者諱  
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惇儒者又諱而攻之曰  
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



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

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求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書

劉氏傳忠錄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於魯而宿以權彊專國孤突孤偃皆忠於晉而他以擅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况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彪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王而天下信其忠誠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

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為忠肅之事寶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已者亦未有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



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  
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已蓋  
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  
其風而慕之要必踐脩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  
在暗室屋漏之間某敢以爲學者勸傳之史君  
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不辱其先者  
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脉連續將百  
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又將  
以爲劉氏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後進  
真敬書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  
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  
揮其義也予交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  
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  
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  
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  
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  
古先聖王命家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  
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孔子



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  
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  
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  
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  
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  
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  
有媿焉況其大者乎况凡民之狃於敝俗者乎  
龔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  
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灑亦知  
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  
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  
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  
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  
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  
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  
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紹  
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序

續通鑑長編要略序

閩漕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略以示僕曰予  
之少也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



前代諸史槩乎有聞矣我朝治体有虞周而  
跨漢唐汝亦嘗考其顛末否乎某謝未能則授  
以此編曰讀是則知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  
者其受而讀之幾三十年顧嘗病其卷帙之浩  
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閱壯而出仕晚而未休  
驅馳王事力有所弗暇間自尚書即退佚林藪  
始得從事筆研閒蓋舊書凡若干卷數百萬言  
今所存者財三之一揭來閩中橐之與俱竊惟  
窮鄉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即是而熟復焉亦  
足以猶知其大略故欲刻之傳之以惠學者何

如僕爲拊卷而嘆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之  
傳豈直幸於學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續鑑一書我祖宗之所以祈天  
永命植國千千萬萬祀者莫不在焉近世儒臣有  
請命經筵節略其書以奉乙覽者卒未之  
果今天子垂精典學有高宗成王之風誠得  
是書日陳于前則所以發天聰而濬洽原者  
其何可勝數故願不徒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備  
公車之奏公儻有意乎公曰此非余所敢言雖  
然食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子意冠于



篇首予將有待焉僕曰唯唯紹定五年十月日  
建安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遊 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  
以南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  
所泣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校官  
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  
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  
予聞之嘆曰中庸以善繼志爲孝茂先此行於  
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爲士

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鑿  
悅其技以干祿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崖之  
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脉之語蓋謂苟有其  
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  
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爲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  
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  
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  
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爲人物  
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  
自今必以大學爲戶庭以中庸爲闡奧宅非仁



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慕安  
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  
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  
焉然必得諸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  
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目  
其別筆之以贈

紹定江東荒政錄序

紹定中鄮山袁侯自衢梁守為江東常平使者  
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刑獄兼常平事又以  
將作監召木行進直煥章因任嶺庾事如初侯

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  
蝗食稼又明年春霜秋大水又明年復旱居數  
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饑侯無一日不講荒  
政訖事侯之幙府有慕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予  
嘆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菑變之  
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  
邪蓋天之為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  
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乖沴焉  
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  
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



不至甚害民雖饑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此天  
心之所以爲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天爲一  
也夫連一道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澇澇而又旱  
天變頓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  
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心之仁不忍至是  
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艱艱然惓惓  
然寢爲之不寐饋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  
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爲民請命于 朝者  
以此其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  
之所形詩歌之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

樂爲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城對越蒼昊者  
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  
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盜作於閩未幾又作  
于衢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  
師凡扞防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人無隨和  
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  
雖然侯之所爲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  
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  
人往往流爲不仁者違天而自賊也以侯之所  
爲然後爲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



且死而不爲之動者其得爲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恥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 論命郭君序

長沙彭師右爲予論命謂其無陽仁陰義之全予竊哂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仁與義豈予獨有邪今莆陽郭君爲論星辰躔度又曰金白水清相爲夾輔故其性好蠲潔而惡垢汙予復哂之惟清與白士節之常使予生不值金水好

惡可易置邪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將行求序以其所哂者告之

###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紹定四年汀劔邵之寇平劔人生祠陳公予書其事於石後二年太守黃侯堦又輯其事爲錄屬予序之初嘉定中帥洪道劔津過英顯張侯廟裴回久之若有繫於予心者謂通守倪君祖仁曰張侯事未有紀後將奚觀君退而緇故牘訊遺老得數十條刻之以傳旣盜作于汀蔓延及旁郡陳公起守延平又兼招捕使予於公獲



且死而不爲之動者其得爲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恥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 論命郭君序

長沙彭師右爲予論命謂其無陽仁陰義之全予竊哂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仁與義豈予獨有邪今莆陽郭君爲論星辰躔度又曰金白水清相爲夾輔故予好蠲潔而惡垢汙予復哂之惟清與白士常使予生不值金水好

惡可易置邪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將行求序以其所哂者告之

###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紹定四年汀劔邵之寇平劔人生祠陳公予書其事於石後二年太守黃侯埉又輯其事爲錄屬予序之初嘉定中帥洪道劔津過英顯張侯廟裴回久之若有槩於予心者謂通守倪君祖仁曰張侯事未有紀後將奚觀君退而緇故牘訊遺老得數十條刻之以傳既盜作于汀蔓延及旁郡陳公起守延平又兼招捕使予於公獲



也則數移書以張侯事勉之未幾公提王師出  
平劔平汀明年平邵武而一道正清矣公之與  
張侯人品同鄉井同殄寇保民其事又同而難  
則倍之兩賢相望百年間皆所謂社而稷之者  
也然英顯之錄出於後人故傳聞多異辭散落  
不盡紀若黃侯則無一日不在幙府無一事不  
與謀目擊而手書之故其言詳以盡其事審以  
覈方王師之奪賴關駐高灘也與賊相距財一  
衣帶水公戎服指麾陳前賊相顧動色曰此招  
捕使也邪何文人乃如是則頰頰乞降願得一

官僚面輸款侯毅然請行至則群兇羅拜曰吾  
父也蓋侯之令連城令將樂皆德愛在人而其  
力守以扞賊也不惟民敬之賊亦敬之予嘗聞  
陳公言侯挺身諭賊事他人不能及間以語侯  
乃曰彼特震陳公之威耳使一妄男子往賊亦  
降嗟夫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惟其心之廣也故  
有狄彼東南之功而有不吳諳不揚之美今以  
二君子觀之尤信彼褊心喜忌者或揜人之功  
而有之又從而疾之有渾濬之爭而無樂荒之  
遜以是心而任人家國予知其難也故書以誌



當世君子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

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遠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



學之本洞然於宵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  
是書者故剝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  
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  
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  
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  
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堯舜禹湯文  
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  
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  
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  
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上下數千

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  
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  
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

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

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

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

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雄竊國之術

曰後人曰分曰義利重輕之則察民情之目亦

有後之曰分曰義利重輕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

畏戒逸欲者誠意正身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  
六日脩己之敬  
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  
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  
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  
之戒而先之以摠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



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一事無重妃匹

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

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勝之

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

外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

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

奪之失宜監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

福曰外家謙謹之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

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

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適英蓋嘗有

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廼得緇閱經傳彙

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中

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

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

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林子序

始吾與林子游得其詩文讀之管技奔放不受

羈束其最奇且贍者若譜東溪先生之年訟安  
國伽藍之文與夫遊虎谿東林之詩名章秀句  
嘻笑輒就無出吻鳴聲之悲予固知其佳士也  
及聽其言陰陽消息之變休咎倚伏之機壹以  
易為準而參之以太元潛虛之文皇極經世之



篇幽微窈眇根極理致予心益加敬焉歲在乙丑遇予罽津之上相與道故舊握子笑語酌酒而勞之氣益豪語益壯而譚詩益工予方喜其留而樂與之處也居一日求別予且慨然曰僕少時嘗有志斯世適不幸而場屋屢北禁不得施今老矣復何望唯平生好賢士夫樂佳山水雖老而不衰今將繇武陽抵盱江歷豫章而西復南轍而下也吾家有屋數楹其上為藏書之樓獻吟偃仰足以自適行將返吾廬教吾子孫樂志以盡吾年如是而已詎復有求當世哉予觀世之逸人奇士不得志於世則必有所托以隱其身故嚴君平隱於卜賈島孟浩然隱於詩然其身可隱而其名不可晦者蓋有子雲退之與摩詰之徒以先後而焜耀之也彼數子者豈有求而後獲哉今林子遂於易而雄於詩雖不求聞於人然使有如子雲諸公者出其忍使吾子之名泯然而弗章耶吾恐子之隱不終隱也於其行書是以贈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袖刺來謁與之



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既合而星辰行度偕會于吉歲在乙丑君其以詞學策勲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曆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予其以是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爲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各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爲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爲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



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爲我叙之余惟是書之作  
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  
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  
爲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  
意此余之所以喜而叙之也雖然有唐迄今亡  
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勲業與穹壤相爲屈窮  
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  
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  
蔭之德裕視進士之牛李其孰賢而劉蕡之忠  
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  
立哉

送葉守行詩序

吳興葉公守延平之二年政孚于民聲聞于天  
冬十一月戊戌皇帝若曰朕爲萬方元元宅命  
于二千石若良與否休戚係焉二三大臣其爲  
朕擇賢且能者甄而陞之若漢定帝故事庶其  
懋哉群公旣奉詔則以公治理效聞詔以使者  
節按刑于夔命至之日邦人嗻嗻若飢失哺若  
寒去裘驩然謠曰若公之來政實多秕芻徒信  
信啞我赤子公遄其驅拯民于塗孰瘡且瘳公



手摩拊曾是呻吟化為歌舞公胡不留長我父  
母既而聞公之去也扶老携幼遮道請留者以  
什百數公既諭而遣之不置也於是州之秀民  
有論于衆曰若等愛公之政豈不猶負暄者之  
愛日乎日行乎天衢而照乎九垓方其杲杲于  
東初景下燭則墻隈舍陰有私其燭者矣然日  
之光不止于是也倏焉上騰越邇並矚則向之  
私其燭者不能有也今公之政猶冬日也劔之  
爲郡墻隈舍陰也日之燭不得而有公之政可  
得而私耶是將先一州而後一道以反乎天下  
無不彼其燭者夫豈劔之人所能有抑豈夔之  
人所能久哉衆皆曰然乃拜而退郡之僚吏既  
皆以詩歌其事謂僕辱知於公尤幸也命僕為  
之序僕不敢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

問答

起丙戌秋為子姪說大學章句論語集註目問復為詳言之

問明德

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物所稟之氣不同有稟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為聖為賢有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為中人全稟昏濁之氣者則為愚不肖此所謂氣稟所拘也及生而為人既自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為其所奪遂流於不善而所謂明德者亦從而昏矣



此所謂物欲所蔽也人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問定靜安

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力且後定字起如此心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問全体

或問中語下同

言性之本體渾然全備仁義禮智信是也

問大用

言性之發用出來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

問成性存存

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今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無不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事長弟之類皆是

問止於至善

知止者謂知為君必止於仁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止於孝為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



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為君已仁為臣已敬為子已孝為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

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体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

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問止至善是聖人否答曰止至善是已到孟子

美與大處乃是大賢地位善盡可欲之謂善有諸

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善信美

之為可欲之謂善謂其人有善無惡有諸已之

謂信此謂實有其善於身充實之謂美善積於

確實故謂之美比之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實

有諸已又進一等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實

於中而形著於外此乃盛德之不可化程子論

顏子以為所以未至於聖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守者謂持守之功化者謂心理俱融無俟於守乃夫子耳順從心之



時也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  
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工夫到此已是  
十分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  
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又橫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以上  
皆可用力至化  
則不可用力矣

### 問格物致知

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各  
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從  
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

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  
禮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爲人我  
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  
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  
須要理會得分曉此乃窮一心之理其次則我  
爲人之子事親當如何爲人之弟事兄當如何  
爲人之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  
冬便須溫夏便須清出使用告反使用面如曲  
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  
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



也心之與身乃是真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用次漸考究令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明一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此一段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緣天下之理能知得方能行得若知得一分只是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竟也今學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即須

咨問師友求其指歸且如讀大學自頭至尾都窮究過既曉得此一書了又讀論語孟子亦自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既多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便以爲了何緣知得義理透徹義理既不透徹胸中見識亦無由能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却以讀書爲本不可不知也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物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



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

或問中語

則者法則也準則也漢書以律

律十二

度量

斛

衡準

又名

為五則言其輕重長短小大高下各

有一定自然之法不可得而過不可得而不及也易曰乃見天則詩曰順帝之則皆指自然之理而言帝即天也謂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

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天則帝則如父之慈子之孝兄之友弟之恭此誰使為之皆天也非人也尹吉甫有物有則之說亦此意

問心之為物實至於身

園外竅中者心之形体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問上帝所降之衷

或問中語下同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謂無過不



及而至善之理也上帝以此理畀付於人人之  
所得以為性者也

問丞民所秉之彝

詩大雅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言天生衆民有此物必有此理如有耳目則  
有耳目之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其餘如  
其鼻四  
友之屬君臣父子有君臣父子之理其餘兄弟  
皆自然  
比自然然則者謂準則之則不可踰者也物以形體言  
則以理言所  
謂理者仁義民皆秉執此常理故其心無有不  
好善者懿德謂美德也  
即所謂善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民之生  
也皆稟受天地至中之理以為性也與降衷之  
意同衷即

地中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  
天則謂之道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在人則謂之  
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性即道道即性

問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人得之而為仁義禮智信之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一而已矣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則不能存之耳

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有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伊川先生曰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不待安排也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及也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橫渠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此性字指天道而言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体

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郭郭言道不可得而見因性而後可見蓋性之所具皆實理也故曰道之形體

合性而言道則流入空虚矣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云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已然而不容易

所當然如為君當仁為臣當敬為子當孝為父當慈與國人交當信之類此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也然仁敬孝慈信

之屬非是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

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所當然是知性知其理當

如此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問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問中語

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而不知

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既昏且亂如

何窮得義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

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

進則心無不正而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

已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語錄中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

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

語錄中



同下

朱文公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闕一不可尚書說命乃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也蓋高宗天資高明未即位之前已學於其盤其於天下之義理多所通曉傳說恐其徒知而不力行故告之以非知之艱而行之惟艱欲其力行平日之所知故也若學者之事須是以致知為先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若所知未直斷無能行之理所謂真知者伊川先生所謂如虎所傷是也又如飢必食渴必飲水不可入火不可蹈如此方為真知佛家亦

云知之一字深妙之門亦此意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

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為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力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外處



孔子答門人問仁問孝亦是如此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体皆

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着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誠意章數條

自慊是為己言己之所以為善者乃是我合當如此若不為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為他人而為善也

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但外面略假借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

自慊是誠誠則一自欺是偽偽則二譬如人子弟讀書為學乃是為己之事若我不知讀書不知為學是我身分上自有欠缺干他人甚事今人往

往對父兄長上則讀書講學才獨處便怠惰一切廢棄如此則是為父兄長上而學也其為自欺孰大焉

問致知一段是憂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

關語錄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為好善



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  
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  
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  
要全在此兩節若知己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  
其它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  
誠旣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文公以二關喻  
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  
故也

問正心修身章

喜怒哀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  
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  
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此私意塞在胸  
中便是不得其心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  
然虛靜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  
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  
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正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當怒時亦必形於  
色如治人之罪却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  
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  
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古人喜怒哀不



形於色是正否曰此是養得胸中和粹故雖中有喜怒哀而不形於色此正是涵養之效安得謂之不正又問古人憂國至於白首怒敵至於裂皆此正否曰憂國怒敵憂與怒之心者雖若太過然亦是不失其為正但此乃志義之士所為若聖人則未必然必如是觀之乃盡

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蓋未嘗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衡未稱物只有一箇平此乃心之本体此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蓋喜怒哀樂未嘗發動渾然一理不偏不倚故謂之中此所謂鑑空衡

平之體也及至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而憂因其當懼而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喜怒哀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此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過其分事過即已更不留存曾中如此即是中節即謂之和

### 問體用二字

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乾而斂藏於秋冬則發生是用斂藏是体旬十



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意已熄不知斂  
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沍草木  
凋落虫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  
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疑固然後春來發  
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  
以陽氣發泄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  
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閉藏皆不發露渾然  
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之時方不差錯如春  
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  
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

本皆此理也

動靜皆道而周子乃以主靜為本者蓋靜時養得虛明然後動而不失其所以致中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須要戒謹恐懼以養本然之中然後發而為中節之

程子主敬之說即中庸之意也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  
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者大學之恐懼與中  
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  
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

### 問治國平天下章

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

度謂以尺之長

矩絜謂以帶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故字從絜先儒解絜字未分曉建陽范直閣語



如圭乃胡文定公之外甥朱文公之言我有此心  
之友方以絜度為說文公從之  
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已之心度人之  
心如以矩而度物已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  
也荀子曰五寸之矩蓋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  
五寸然天下之為方器者必以此為則以譬一  
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  
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  
亦欲弟於長故為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  
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  
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

欲此皆所謂絜矩也

俗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  
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  
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  
宜於已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  
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已必害於人爭鬪攘奪  
於是乎與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  
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  
尤有補於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為而



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  
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  
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  
所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  
即是有為而為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厘之  
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  
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  
宜深  
味也

大抵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  
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  
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  
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董猶共  
登猶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大學程子南軒三說不同大學只說財利猶是  
龐龜處伊川南軒之說乃入細工夫世亦有能不  
貪財利之人然未必無自便之私亦有能不求  
自便者其心未必無所為此是一節之上又有  
一節工夫以大學至善譬之不貪財利與不求  
自便是善到無所為而為始是至善然必先以  
不貪財利為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貧  
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若  
未能不貪財利又豈能有上兩節亦如未能無  
諂無驕安得更更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



財利為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為已足馴序用  
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地

怨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

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

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

人如已推已及物之謂

問新民章此段當在止於至善之前

朱文公言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

垢斯言盡矣蓋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礙耳然人

猶知沐浴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行穢至

於心者神明之府乃其心為利欲所溺以昏蔽

之甚如積糞壤如聚蟻虻而不肯一用其力以

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性為輕也豈不繆哉

唐人有柳銘曰人之有髮朝朝思理有身有心

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禪家亦有所謂身似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之句雖云異端然此言亦自可取也

禮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謂洗濯其身

沐浴其德亦盤銘之義

問仁字之義此下並論語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



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

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

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

愛者

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於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仁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



五常之本如元亨利正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入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

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一闕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下

問主忠信章

程子曰不誠無物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志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為忠二者表裏体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



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則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過則勿憚改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

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特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問姑息二字

主誠信章注



姑息姑訓且息訓止言事理合當十分做却只  
做三五分且如是而止此之謂姑息今人柔端  
者以小惠及人便以為仁不知只是姑息而已  
問溫良恭儉讓

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  
亦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  
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  
刻薄也良易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  
險也直者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  
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儉

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  
限節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回  
十五日而一換乃天道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  
乃用力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  
理合當如此即以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  
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之裁物也軌  
事物物有自然界限不可逾處皆謂之節所云一年八節者乃其一也讓謙遜也

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

問過化存神

溫良注

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



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  
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  
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  
謂我能存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  
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  
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  
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  
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  
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  
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

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問禮樂用和為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禮之文祀者樂之本鐘  
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  
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礼主乎別故也流  
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故禮屬陰九天地間道理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一定而不可易  
屬陰樂屬陽九天地間流行禮樂之不可闕一



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

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

成而不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

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

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

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

理

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樂樂中有禮言

和即樂中自然之節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

和而節此即樂

問因不失其親

因者依也言與人相依須是其人可以親近方

得如士之擇友男之擇婦女之擇婿以至於臣

之擇君皆是若其初不謹則後來雖欲悔而不

可得也又如為人臣屬而事其長亦須看此人

可親與否如其人非賢者輕易依附一為其所

薦則終身便有舉主之分如何悔得以此推之

凡百皆然大抵以審擇於始為貴也

問楊墨就有道

墨翟兼愛其初本是學仁不知仁者心無不傳



而其施則有差等如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  
愛物不同就親親之中事父與事兄不同處夫  
婦處朋友又與事兄不同蓋心無不溥者仁也  
聖其施有差等者即仁中之義也粉全親親與  
仁民同則是視父母如視他人矣故其流至於  
無父也楊氏為我本是學義不知義者制事之  
宜也處君臣處父子處朋友事事各當其  
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已而已則於君不必忠  
於子不必孝凡處人倫之間無一而當矣故其  
流至於無君專言無君者指其最甚者言之也無君無父則是

禽獸矣此學者所以必當求正於有道者也

問理性命

五十知天命注

窮理謂事事物物各有其理窮究之而無不盡  
也此即大學所謂格物也盡性謂一性之中萬  
善備具如性中有仁我則盡其仁之至性中有  
義我則盡其義之至也智也亦然如此方是  
盡性若十分之中有二毫一厘欠闕亦未可謂  
之盡性至於命言理既無所不窮性既無所不  
盡便自然至於命此即孟子知性則知天之意  
窮理主知而言盡性主行而言知得盡行得盡



便是至於命

問父母惟疾之憂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曰為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平常賀循謚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為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為孝者蓋思孝一理能忠於君乃所以為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競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又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



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  
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  
知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  
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

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

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

神者氣之伸發鬼者氣之屈收氣之方伸者屬

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

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

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

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

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竟遊魄降寂無形兆此

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

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

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

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

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

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夏



生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

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

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

為神入為鬼兩潤為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伊川曰鬼神

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

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

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

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

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

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魄之為

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

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

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

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

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

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

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

敬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

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本然之性如此非出人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性闔消散屈也來闔息聚伸也

問魯賜周公禮樂

雍徹注

程子言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所當為此正如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可謂極其至矣孟子只以為可也蓋事親不如曾子則是人子之道有虧必如曾子方得恰好推而言之為君必如堯然後為盡君道為臣必如舜然後為盡臣道不然則皆是欠闕學者知此則凡於人倫曲盡其至無一毫之虧方是全得

當為之職分初非過當也

無父母則無此身我因父母而有此身則

事親自合盡孝無君上則無此爵位我因君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



當為之事  
非過外也

問仁字

人而不  
仁章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玄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為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

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知之不夫以萬善皆效於此

亦出明而能本以明而能于

明而中益然亦然非謂世入

世若今以學人之學而能其

有上而效者其效與金耀財

則其以意而能其效與金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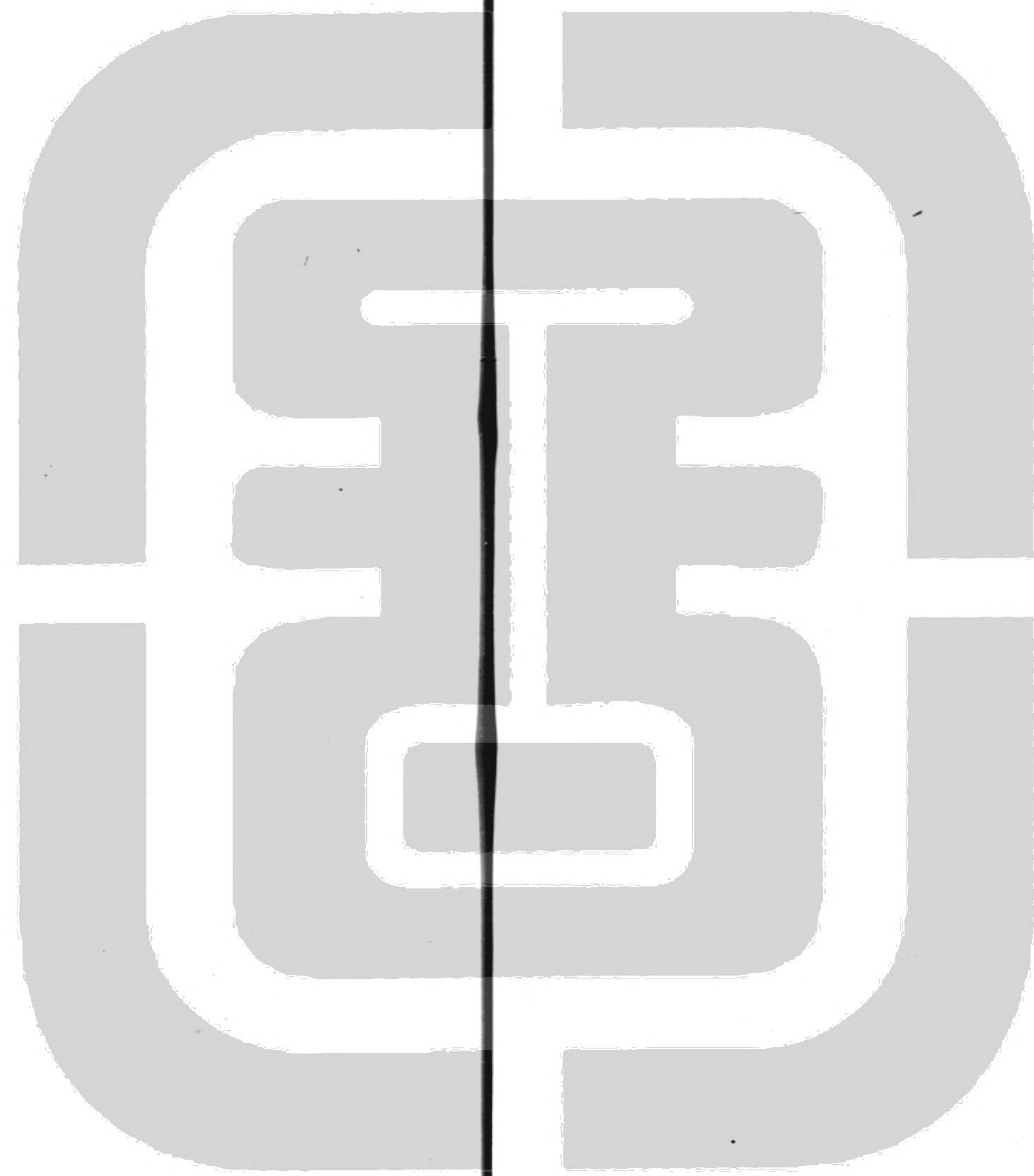
入心之入心也其效與金耀

至余則其效與金耀財夫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









卷之二